

2. 儿女般的敬畏

从某种意义上讲，“敬畏上帝”颠覆了我们的定义，因为，它实际上是“认识上帝”的另一种说法。由于我们认识了上帝是怎样的一位，知道了他的作为，敬畏就成为一种发自内心的对上帝的爱，一种与至高者同在的感觉。我们拥有了最宝贵的权利，也明白了真正重要的乃是上帝的旨意，这实在是一种令人战兢的敬畏。上帝若微笑，我们就得到了一切褒奖；上帝若皱眉，我们所做的就没有意义。敬畏上帝就是既认识上帝的伟大，又认识上帝的恩典，就是全心全意毫无保留地经历他、爱他。

敬畏上帝，信靠上帝，爱上帝，认识上帝，这些其实是一回事。事实上，智者之所以说敬畏上帝，是因为他发现，上帝在我们犯罪、软弱的时候就爱了我们。这种敬畏感的来源是：知道上帝对我了如指掌，他要除掉我里面的一切罪，因为他以如此强烈信实的爱来爱我。激发我的心意和情感产生最强烈的回应。

这才是圣经中所说的敬畏。敬畏上帝的人才会说：“他的慈爱永远长存！”承认自己罪的人才会发现“但在你有赦免之恩，要叫人敬畏你”。

有诗情的人最善表达这种敬畏：

哦，永活的上帝，我是何等敬畏你，
这种敬畏，至深沉，至温柔，
怀着战兢的盼望和悔恨的泪水，
我要前来敬拜你。

这位作者还写下了这样一番让人吃惊的话：

那些并不真敬畏你的人，
他们对你的爱也少得可怜，
主啊，如果爱是你的吸引，
敬畏就是你的触摸。

这才是基督徒所说的儿女般的敬畏（filial fear），它不同于奴隶般的畏惧（servile fear）。后者乃是，奴隶们知道自己只要行差步错，就少不了一顿惩罚。儿女般的敬畏是儿女对自己父亲出于尊敬的爱。无论我们做什么事情，都会先问一句：“我的父亲会同意吗？”儿女般的敬畏也意味着深信父亲会接受我们出于爱而做的一切，无论多么幼稚——这好比父亲高兴地接过孩子为自己画的肖像，就好像它出自伦勃朗（Rembrandt）之手一样。因此，颇为矛盾的现象是，真正敬畏自己父亲的孩子，在跟父亲一起时，反而玩得最开心，也很有安全感。F·W·费伯对此也深有体会：

哦，你当受何等的敬畏，
你又是何等的乐意祝福！
我怕失去了你的爱，

这使得敬畏中爱意满盈。

（选自《日光之上》，P95-97，张宇栋译，团结出版社，标题为编者加。）

（本文收录在《傅格森文集》里，需要纸质版，微信联系：271087029）